

妻子的龙门阵

□甘元俊

将侍弄了二十多年庄稼的妻子接到城里不到一个月，她就浑身不自在。白天，我去单位上班，只剩她一人在家里转来转去，眼看日头从窗户这边挪到那边，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。

妻子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准备在城里找点事做。

几天后，妻子便去了一家生意不错的中档饭馆当服务员。馆子堂子大，一到周末挤得像赶场似的。她每天八点半出门，回来总是深更半夜。周末，要是碰上客人“扯酒疯”，她熬到后半夜也是常事。

我上班有规律，睡得早。常常睡得迷迷糊糊时，听见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。门轻轻拉开，妻子带着一身油烟味进来，轻手轻脚地洗漱。之后，床头灯“啪”地亮了，她靠在枕头上，划开手机，屏幕的光映在她疲惫的脸上。不一会儿，她就低声絮叨：“今天店里啊……”不管我是否睡着了，抑或半睡半醒；也不管我是否在听，抑或听进去了多少。她只管自言自语地摆龙门阵，然后就睡着了。

妻子的龙门阵，大多来自饭馆里的所见所闻。若是当天没有“新鲜事”发生，妻子便从之前摆过的龙门阵里，挑选部分经典

段子“重播”。妻子的龙门阵，就这样日复一日，从未间断过。

妻子曾向我讲过，店里的小张、李姐、王师傅……说小张刚来时毛手毛脚，打碎个盘子吓得脸都白了；李姐是店里的老员工，笑得最甜，端滚汤烫了胳膊也不吭声，继续干活；王师傅在后厨骂人像打雷，凶得很，下班后又主动跟人打招呼……这些人和事经她一说，活灵活现，把后厨的烟火气、前厅的热闹都带进了我们的小屋。

妻子对我说得最多的是：店里推行“微笑服务”，规矩特别严。服务员得时刻赔笑脸，顾客是“上帝”，得罪不起。

“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”，店里每天人来人往，什么样的客人都有。大多数客人都挺好，知道服务员不容易。可也有极少数人，仗着自己是花钱的“上帝”，变着法子刁难服务员。

“得罪了客人就等于得罪了‘上帝’，是要丢饭碗的。”妻子还说，“店里每隔十天半月，总有人悄悄不见了，有的是被辞退了，有

的是自己不干了。除了掌勺师傅，能在店里干满两年的服务员很少。”每每说起这些，妻子语气平平淡淡，像是早就习惯了……

时间如流水。转眼间，妻子竟在饭馆干了四年，成了工龄最长的“老员工”。这不仅让妻子有成就感，还有点小得意。

那天晚上，我没睡踏实，开门声听得清清楚楚。她洗漱完，破天荒地没看手机，只是呆呆地坐在床沿。黑暗中，我能感觉到她全身紧绷着，那种累，像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。

“今天……”她嗓子有点哑，“有桌客人，嫌装菜的盘子太大，非要换小的。”妻子绘声绘色地讲起当晚发生的事，她一人负责照看好几桌，忙得脚不停手不停。妻子心想，换盘子本来不是服务员的活，就没马上答应。没想到客人当即冲到吧台投诉妻子，妻子愣在原地，像被人抽了一鞭子。

尽管是第一次被客人投诉，但妻子知道后果。未等经理开口，妻子脱下工作服，叠得整整

齐齐，放在台上。她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浸透自己四年汗水的地方，丢下憋了很久的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……”然后转身推门，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中。

没想到，这竟然是妻子给我摆的最后一个龙门阵。四年里听惯的絮叨声戛然而止，只剩下均匀的呼吸声。

那晚，妻子没再看手机，而是侧身躺下，把脸埋进枕头。黑暗中，她深深地叹了口气。这无声的叹息，比四年里所有的龙门阵都要沉重。

我突然明白：她那经年累月的龙门阵，是用声音开辟的一条小路，从喧嚣的饭馆，一路通向这小小的屋檐下。她披星戴月带回来的，不只是故事，更是这个在陌生城市里，拼命寻找归途的自己。

妻子睡着了，我给她掖好被角，指尖触到她微蹙的眉头，那里因常年赔笑总是拧着，在睡梦中，终于缓缓舒展开来。

我悄悄找出妻子最喜欢听的那首歌曲《小行囊》。轻柔的旋律，“这世界在撒谎，梦与想，不一样……”歌声在房间里低回。她的呼吸应和着旋律，仿佛这歌声终于抚平了她眉宇间的褶皱，伴她安然地进入梦乡。

经常仰望天空，你会发现，天上的云很多时候都像鱼和鸟。而在我眼里，像鸟的时候固然不少，但像鱼的时候似乎更多。

像鱼的云经常出现在黄昏，尤其是雨后初晴的时候。天空纯净得如孩子的眼睛，那眼睛里，不时会游来一条或者几条鱼。这鱼身形巨大，眼睛鼓凸，身上的鳞片亮光闪闪，扁而大的鱼嘴似可吞吐万吨海水，长长的尾巴如截断一切阻碍、一切烦恼的剪刀。随着时间变化，从不同角度投射光焰的太阳，会给轻快游弋、不时变换姿态的它们抹上浅红、橙红、大红的色彩。这时，只要仰望天空，便很难将目光挪开。

我也经常看见像鸟的云，它们身形更大，身姿矫健，鸟喙如硕大无朋的利箭，翅膀似遮天蔽日的帐篷。大鸟喜欢在雨霁天朗的时候密集出现在天空，它们排成各种阵势，在空中飞出豪放、自信与骄傲。

痴望天空久了，渐渐地，就会感觉天上的大鸟其实就是大鱼变的。

我的这种感觉，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以浪漫奇幻的语言表达出来了。他的《逍遥游》说得很明白：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



天上的云

□张春燕

天之云。”意思是：北方的海里有一条大鱼，它的名字叫鲲。鲲的巨大，不知道有几千里长；变化为鸟，名字叫鹏，鹏的脊背，不知道有几千里长；当它振动翅膀奋起直飞的时候，翅膀就好像挂在天边的云彩。

这样一个游鱼化飞鸟的场景，这样一种横绝长空、吞吐烟云的气势，这样一幅宏大又美丽的画面，存乎庄子的想象和文字中，也存乎我们头顶的天空，以及我们的观察、记忆与各种镜头中。

30年前，在大巴山区的一个小村庄，有两位少女，她们年龄相仿，相距很近，是同班同学。两人每天结伴上学放学，放假了一起去山坡上打猪草，去小河摸鱼，在院坝里奔跑嬉戏。两人时常望着

天空游来游去的白云出神，一位女孩觉得空中的白云特别像鱼，是海里的鱼游到了天上。“人们不常说海天一色、海天相连吗？”她为自己的想法找到了依据。另一位女孩则认为天上的云像鸟，是在广阔天空展翅飞翔的大鸟。“老师不是常说‘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’吗？海是鱼儿的美好家园，天是鸟儿的幸福乐园。”她认为自己的理由更充分。

多年以后，说云像鱼的女孩，当上了幼儿教师，常带着一群孩子仰望天空，让他们观察天上云彩的形态变化，细数天上的星星，还有雨后初晴时长空的万千气象；认为云像鸟的女孩，后来成了生物学博士，每天在实验室和基地奔忙，再忙，她每天都会望望头

顶的天空。不管眼中的云彩是像鱼还是像鸟，她们都在各自喜欢、擅长的领域努力工作。同时，不忘看天空多样的云，看少年的梦幻与意气，看人生的变与不变。

多年后重逢，谈起儿时关于云像什么的趣事，二人感慨：做好自己感兴趣的事儿，过有意义的人生，既需要大胆想象，也需要严谨求证。如果回到30年前，她们还是会坚持自己的想法。天上的云像鱼还是像鸟，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，正是因为有差异，天空才美丽多彩，世界才参差多态。

而觉得天上的云像鱼的我，成了一名业余写作者。写变幻多姿的云，温柔美丽的鱼，凌空翱翔的鸟，也写复杂多面的人，以及触动过、影响过、改变过世道人心的生命与事情……我努力让文字深情又轻盈，真实且感人。因为我的心空，有鱼的轻快穿梭，有鸟的恣意飞行。

人们常提到这类哲学问题：“你有多久没有仰望天空了？”“你有多久没有追逐云彩了？”“你有多久没有与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自己好好交流了？”

那些对天空、对云彩、对生命、对万事万物都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人，会把答案写在充满希望的脸上，写在曲折前行的路上，写在思维和想象到达的所有地方。